

福田



道場以無事為興盛



173

佛教月誌

✧新營佛教衛星電視台慶祝四周年台慶，於十月一日舉辦愛心園遊會、兒童畫畫比賽等節目活動。

✧日華佛教文化交流協會、中國佛教會，為增進兩國友誼，訂於89年11月18、19兩日，假高雄華園大飯店舉行茶道、花道藝術交流展。

✧佛教教人創辦的華梵大學，已邁入第十年。創辦人、校長與師生等，將在華梵本校禮堂舉行十周年校慶典禮，並舉辦多樣性的校慶系列活動。

✧澎湖法藏寺將於89年12月25日~31日止，舉辦短期出家法務。

✧淨覺佛學院、香光尼眾佛學院均在招生中，即日起皆可報名參加考試。

✧智海老和尚，訂於11月12日至18日，在台北縣甘露主持佛七法會，每日下午三時至四時開示「法華大綱」。

✧台中中天主寺已於10月19日至21日，舉辦仁王護國息災法會及禪七，每晚請顯明長老講「請觀音經撮要」。

✧高雄打鼓岩元亨寺天王殿、觀音殿竣工，於12月3日將舉行落成剪綵、安座大典。

✧台南縣新化鎮佛顯寺，為慶祝新建大殿落成，擇於11月20日起，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

本期目錄

封面：扣合核雕念珠 大明攝

1 ● 佛教月誌

2 ● 日本在臺殖民統治初期的宗教政策與法制化的確立……………江燦騰

6 ● 《因明學說史綱要》自序……………姚南強

8 ● 知禮學說的復興——南宋中期、後期的天台研究……………安藤俊雄著
依藤觀譯

14 ● 阿含經的哲學思想(四)……………何世亮

17 ● 禪海點滴……………覺蓮

19 ● 學佛與學活……………鄭忠勝

27 ● 一介草民遊行宮……………雲庵

32 ● 試述因明三支與西洋三段論法之異同……………大寂

33 ● 八十九年十月份會務報告

封底：故居之窗

日本在臺殖民統治初期的 宗教政策與法制化的確立

江燦騰

一、前言

臺灣近代政權的鼎革，主要由於日本在甲午戰役勝利後，從戰敗的滿清政府手中，取得了臺灣地區的殖民統治權，但日本在臺歷經五十年（1895-1945）的殖民統治以後，因日本軍閥發動大東亞的侵略戰爭失敗，向盟軍投降，並歸還臺灣，由國民政府接領迄今，亦已達五十餘年之久。可見臺灣地區的民衆，在百餘年間，共出現了兩次重大的政權變革：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前，爲清朝統治時期；在其之後，則爲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因此，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前後五十年，實居分水嶺的階段。

但是，臺灣既首次作爲亞洲新強權日本帝國的殖民地，面對此一新變局，不論就殖民者或被殖民者來說，都是充滿各種

複雜問題卻無從退避的嶄新經驗：究竟殖民者要如何對待被殖民者？抑或被殖民者要如何應對殖民者？其中最大的問題點，可能在於語言的歧異和生命禮俗的不同，因這兩者都是和絕大多數民衆日常生活的需要有關，卻是非經多年學習或願意進行重大心理變革，否則是不易跨越其間的巨大鴻溝的——尤其在「被殖民者」這一邊，因通常是處於被迫改變和必須學習以遷就對方（殖民者）的「接受者」，故所面臨的學習困難和原有價值觀變革的心理衝擊，更是難以估算。儘管如此，假若不涉及「被殖民者」必須被迫改造（特別是在短期內強制進行的話），以便最終「同化」於「殖民者」的預定的殖民統治目標，使「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彼此適應期拉長，則上述對「

被殖民者」的困擾或衝擊的劇烈程度便可相對緩和和減少許多。

此外，研究近代臺灣佛教發展史時，可以很強烈地感覺到，從領臺初期的武裝衝突到大正四年（1915）爆發的「西來庵事件」之前，是對日據前期臺灣漢人舊慣宗教的法制化，最具關鍵性影響的階段。這是因為在此一階段中，有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所任命的行政長官後藤新平極為幹練，他曾一手主導了有關臺灣傳統社會習慣及土地的大規模調查，而此調查工作的高度績效又是得力於委由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兩位傑出的法學家——岡松參太郎與織田萬所負責的學術解讀及其對臺灣漢人舊慣調查資料的法制化之建立。雖然和本文相關的宗教調查部分，只是上述大規模調查的一部分而已，但涉及的社會層面卻是最複雜和最容易引爆衝突的舊慣信仰場域。因此可以說，在日據初期的這一大規模調查及其艱巨的學術解讀和法制化的工程，若能有效的達成原定目標，則其實也已經將日後殖民當局在臺所要處理的有關各種宗教的行政慣例、參照法規以及現況資料，都紮實地奠下了穩固的基礎。

故作為一個研究者，若要深入理解日據時期臺灣本土佛教的發展狀況，首先必須考慮到是有關初期階段由殖民當局所主導的這個重大影響因素，亦即唯有先藉著對此相關的宗教行政

及法制化的過程有系統地深入理解，而後才能清楚地說明其接續發展的趨向及其在背後真正主導的官方公權力之所在。因此，日據初期臺灣政局的變遷——從動盪到穩定——這一過渡時期的，其實也正是日本在臺當局奠定有關臺灣舊慣宗教管理模式的最關鍵時期。

所以在本文中，筆者擬兼用宏觀與微觀的兩種探討角度，並根據當時臺灣總督府內部的相關宗教檔案資料、「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的各期報告書等，針對日據初期殖民統治下的宗教行政策略和法制化的過程，來探索臺灣本土佛教的在殖民統治初期的變遷及其自我調適的情形。同時，也可藉著對日本在臺初期殖民統治的此一宗教調查資料和後續法制化過程的深入檢討，來發掘出日後在日本殖民統治體制下臺灣本土佛教的發展基調或其變革的可能性。

二、日本在臺殖民統治初期的宗教行政慣例之奠基及其宗教法律的公與私之分際

不論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動機為何？其確實在臺灣進行一項法律改革，使臺灣社會首次接觸近代西方法律……日本政府基本上是一個有能力的改革者，由

於同受中國法律文化之影響，日本帝國主義者較易於了解臺灣舊慣，且可依其既有的明治改革經驗在臺灣推動法律西方化。同時日本人亦在臺灣島上建立一強有力的國家權威。除了1902年以前及1911年太平洋戰爭以後，日本政府在約四十年的安定歲月裏，逐漸將西式法律滲透入臺灣社會。．．．或有責備日本不立即在臺實施西方式法典者，但日本內地係經過近三十年的過渡期間，始於1898年全面施行西方法典，日治初期的臺灣已具備施行此法典之必要條件嗎？．．．其實真正該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加以非難的是，．．．西方法或施行或不施行，皆以日本帝國利益為最終考慮點，臺灣人無從置喙。另一方面，在臺灣此項法律改革所以能奏效，亦由於臺灣社會具有足以相配合的條件。以漢人移民為主的臺灣社會，較少傳統政治勢力階層且有相當發達的商業活動，利率取向且充滿活力的臺灣人只是欠缺一個有力政府去領導他們邁向近代化（西方化），日本帝國正好添補上此空缺．．．

以上的引文，是王泰升在《臺灣法律史的建立》一書，對

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法律的改革，所提出的「評價」。雖然不是針對日據時期的臺灣宗教法律來談，但日據時期的臺灣宗教法律依然隸屬於當時殖民體制整體法律的一環，故其大方向和法律的性格自不能例外。

但是，在日據時期的臺灣殖民統治體制中，和本文相關的是「同化」政策的執行狀況，亦即臺灣社會何時被視為無差別適用日本憲法規定日本民衆的法律和義務，彼時即為「同化」政策的「完成期」，否則即屬未完成的「過渡期」或「改造期」。日本在臺殖民統治初期，根據西方列強殖民的經驗，認為至少應有五到十年的「過渡期」。可是，在統治臺灣初期，所以遲遲未能一體施行「明治憲法」中的權利與義務，而委由臺灣歷任軍政總督獨攬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於一身，其理由不外是臺灣民衆已習於中國傳統威權的專制政治，故在總督府認為臺灣民衆的「文化程度」尚未足夠之前，是不宜於殖民地一體施行「明治憲法」中的權利與義務。換言之，縱使日本在臺的殖民體制已相當程度的引進西方法概念，但臺灣民衆仍不能分享一般民主法治社會中應有的立法權和複決權。

雖然如此，基於法律公平的原則，若臺灣殖民當局並無特

別的規定，則將臺灣本地的佛教徒和來臺的日本佛教徒，並置於日本在臺的殖民法律體制下，則其差別應只是作日本國民的「公民權」之差別，而非基於信仰「臺灣佛教」或信仰「日本佛教」之差別。假如此一法律適用基準的解釋無誤的話，則日據時期臺灣的宗教法律規定，必須區別的是「神道」和「非神道」之分，或「佛教」與「非佛教」之分；而非「臺灣佛教」或「日本佛教」之分。因正統的「國家神道」崇拜與日本皇室的神聖性淵源有關，特別是明治維新以後，是屬官方體制內的「超宗教」；而且明治維新政府和德川幕府時期最大的不同，是將德川幕府長期由佛教界代行的戶政權完全收歸新政府所掌握，並揭櫫「祭政一致」的統治理念，將「神道」與「佛教」分離。明治初期，甚至一度採取「廢佛毀釋」的劇烈手段，大力壓制「佛教」，以達快速再興「國家神道」——將日本皇室神聖化——的目標。所以，日據時期的臺灣總督府，仍是將「(神)社」與「(佛)寺」分別看待的：亦即前者為「官祀」之所；後者為「私祭」之所。換言之，從日本在臺殖民統治的官方立場來說，所謂「內臺同化」的政策目標，其實是要教化

被殖民統治的臺灣民衆，能逐漸接受「國家神道」的信仰宗旨——即認同日本皇室神聖化的正當性——而非以成為「日本佛教各宗派的信徒」當做目標。這也就是明治二十八年（1895）十一月北白川宮總管恩地轍上書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1895-在任），為征臺病死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以國費（官幣）興建神社於臺灣之建築案）所提到的：

夫臺灣者，為征清戰捷優先獲得之新版圖也。
……是故使親王成為臺灣總鎮守之神，置總社於臺南，設支社於臺北，按月舉行小祭，春秋舉行大祭，由海陸軍人、文官及本國人民率先敬奉之，以啓祐新領民，且使神職人員奉事不怠，從旁善加教導，則庶民自當仰慕本幫國風之善美，風教自然流行，我大日本國學之淵源若存於此，則吾人以為於精神教育上之裨益實大矣。又，將國家經綸之要——人心歸向亦集中於此點上，亦即訂立忠君愛國之方針於此，則此於施政上之裨益實亦多矣。……

（續下期）

《因明學說史綱要》自序

· 姚南強

古印度會把知識分爲五類：「一曰聲明，擇詁訓字，詮目疏別；二曰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歷數；三曰醫方明，禁咒閑邪，藥石針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僞；五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①。這五種學問大致相當於現代的語言學、工程技術學、醫藥學、邏輯和論辯學以及如何通過修行，達到人生真諦的學問。因明的「因」是指論證和推理的依據，「明」就是智慧和知識，因明，也就是研究論證、推理及其依據的學說。

神泰《理門述記》曾云：「自古九十五種外道、大小諸乘，各制因明」，可見因明最初只是各宗各派所通用的一種論辯工具，其中亦包涵著邏輯學和知識論。但因明這個名稱是佛家提出來的，最早見之於《瑜伽師地論·本地分》。因明源於印

度，傳於中國和東亞，形成了漢、藏兩支，中國是因明的第二故鄉。近代以來，歐美學者亦形成了研究因明的熱潮，因明已成爲一門世界性的顯學。

從邏輯上看，因明與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邏輯、中國古代的名辯學說並列爲世界三大邏輯起源。近代以來，日本、印度及歐美諸國對因明都有較高水準的研究。相比之下，從宋元以後，因明在漢地幾成絕學，近代經由楊仁山居士再從日本迎還，才逐步得以復興，先後出現了呂澂、法尊、陳大齊等一批因明學泰斗。1980年後國家又把因明列爲「搶救」項目，成立了因明研究小組，召開了多次學術會議，出版了一批因明新著，形成了「絕學相期同發越」的興旺景象。但迄今爲止，在已版的因明著作中，大多是一些譯著和論著，對於因明學說發生、

發展的全史還缺乏系統、全面的概括和著述，在國外也屬空白。科學的發展總是由分析達到綜合，再由綜合達到更高階段上的分析和綜合。因明學的發展已有二千多年，作為一門學術已到達了其成熟階段，完全可以進行一種歷史發展的綜合。而且只有從其發展全史的角度上進行綜合才能深入理解其在每一階段中的發展形態，才能對以往長期爭議的因明難題有新的視角與新的突破。填補這一空白，不僅是因明研究之必須，亦可為廣大因明研習者提供一本入門的工具書，在研習之初即能對因明發展全貌有所了解，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盲目摸索。

另一方面，近百年來，中國的因明研究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積累了極豐富的材料，使這一綜合成為可能。既有大量的對印度新、古因明的譯介，又有對藏、漢因明的廣泛研究，還有對近代以來歐美、日本、印度學者研究成果的介紹，從客觀上為因明學說史的寫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可以說本書的綜合與概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同時筆者師從於著名因明學家沈劍英先生，十多年來對因明的各個領域進行了較全面的研究，發表因明論文三十餘篇，對因明發展的全史有了較完整的認識，從主觀條件上來說，也已具備這種綜合的主體條件。

本書的寫作，如前所述，首先是一種綜合工作，但是在綜合中又有分析，需要分析因明發展中自身的邏輯線索，需要對

因明中所包含的知識論、邏輯學、論辯學的內容作分別的研究，需要對印度的新、古因明，以及印度因明與漢傳因明、藏傳因明作橫向的比較，對於一系列因明的具體義理也應開拓新的研究視角。在對因明全史的敘述中又要注意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作為一門史學，當然有必要介紹因明學發展的歷史過程、背景、人物、著作等等，但又因為其是一種學說史，更要注意探究學說發展中的內在聯係，要認識到因明學的發展也是批判與繼承的統一；傳統與創新的統一。作為佛家的因明，其發展亦有自身內在的邏輯性，即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與內明的融合，以實現因明的佛理化。

佛學博大精深，因明更是深奧難測，筆者自覺學力淺拙，況且還有相當數量的因明經典尚有待於發掘，故本書只是對因明學說發展的一個粗略概括，名之為「綱要」，以求符實也，望能有裨於學術。

作者於上海梅隴
1999.10.30

註

①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二。

知禮學說的復興

——南宋中期、後期的天台研究——

安藤俊雄 著
依觀 譯

天台思想史 第八章（二）

第二節 廣智系的教學研究

一、一般學風 南屏系諸師致力於復興知禮學說的當時，廣智系的諸師也是努力進行再興山家學說。當時，透過廣智、南屏兩系，知禮學說的復興成爲一般共通課題，尤其是在趙宋初期，知禮就已強烈要求再認識再興天台教學之意義。這是從意圖在知禮學說中尋求解決具相論與具性論之爭論而產生的。此一時代的廣智系，以嘯巖文虎的門人與月堂慧詢的門人爲主。前者以頑空知覺，後者以柏庭善月、逸堂法登、石芝宗曉以及大石志盤等人最值得注目。

通觀這些人的學說時，有如次三點特別值得重視。第一，廣智系是知禮學說最忠實的祖述者。當然他們的目的不只是復

興知禮所說。他們主要是要闡明知禮學說的真義，以新的思想給予發展。第二，廣智系諸師對禪與淨土諸宗，一改以前的態度，開始積極地想將這些思想與知禮學說加以融會。就廣智系而言，可以說這是新的傾向。雖然如此，此時的廣智系諸師還是有別於以前神照系與南屏系諸師，他們依然不失其批判精神。雖然如此，但是在積極將禪、淨土諸宗融會於知禮學說，以及探究與禪淨二宗接觸的限界等，至少在根本性的研究這些宗派上，廣智系有值得大書特書的新傾向。前文所述諸師中，法登之於禪宗，宗曉之於淨土，都是成績斐然的。而善月則是綜合二者，組織了可說是當代天台學集大成的法門體系。第三，學系意識已有解消的傾向，這也是值得注意的。舉例來說，廣

智系的月堂慧詢，於淳熙六年示寂於南湖時，其門人柏庭善月親赴當湖，延請有教海老龍之稱的南屏系竹庵可觀居任南湖之主，他自己則屈居首座。而慧詢在修學時代曾參訪南屏系的法照中皎，爲此曾受到廣智系諸師的嚴厲非難，這在前文已曾提及。作爲慧詢門人，以風儀清溫聞名的善月，卻迎請南屏系的可觀主持廣智系本據的南湖，這顯示出時勢已有所變化，而且學系意識也在解消之中。此學系意識的解消，意味著廣智系積極承認南屏系的學風，並且有與之融合的傾向。

二、頑空知覺

頑空知覺是可稱爲廣智家旁系的嘯巖文虎之門人。《續佛祖統紀》卷上載：「早年假道禪關，入太白無際之室，與諸老相抑揚（註十二）。」由此可知他在修學時代曾參於禪堂，其學風禪味頗富。著者名字不詳的《教觀撮要》一書，可能是頑空的門人所撰述。在此書的第四卷，收有「先師頑空和尚三千說」一文。據此可窺知他的學說是站在具相論的立場來批判具性說。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論文中，頑空說三千唯假說是由仁岳始唱，澤山《復宗集》及仲韶的《指南集》沿襲之，而且當時承用此具性論者頗衆。如云：

後人因此於假上建立三千。推原此說，出於淨覺，

復宗次之，指南又次之。弊源一泄，勢不可遏，令人往往承用者眾（註十三）。

《復宗集》及《指南集》今皆不存，無法得知頑空所說是否正確，但是若依據《釋門正統》及《統紀》所載，此二書顯然是破斥仁岳的三千唯假說，因此可能是頑空有所誤解吧！但是可以想見在頑空當時，是有很多人支持仁岳學說。天台宗徒與禪宗的交涉，對天台實相論所給予的影響，有二種情況。第一，受到禪宗菩提即菩提思想的影響，天台的性具說失去本來意義，因此而導向三千唯假的具性論。頑空當時的具性論，亦即三千唯假說，相當於這種情況，對具性論者而言，與禪宗的密切關係是一極爲有力的助緣。第二，在具相論的界限內，三千即三諦可依禪的實踐而獲得辯證。前代以來的廣智系固然不用說，南屏系的諸師就相當於第二種情況，從這點而言，可觀與宗印應被置於具相論者的位置。

頑空對於三千說，他是支持具相論的，他主張三千要從如次兩個方面來探討。第一，三千即三諦，第二，三千即中諦。說三千即三諦，是約體德而言，體是一妙境。因此不是在假上立三千，然後即空即中。以水來舉例，濕、明、動是水之三德

，其一德相互異，然水體是一。今若將濕、明、動分別配屬中、空、假，並不是先在動上立一水，然後再加上濕與明，同樣的，三千也不是先立後泯，進而才成立中。三德三諦相即，而水體是一，因此必然是空假中三諦相即，而其體之三千，永遠是常住同一。此即是三千即三諦。其次的三千即中諦，是說：談及三千的，嚴格來講，只是圓教，而且在三諦之中，只是在中諦觀三千，他特別強調三千與中觀的關係，這可能是爲了對抗仁岳等具性論者的三千唯假說，因而主張三千爲中觀所顯（註十四）。

三、逸堂法登 廣智直系的月堂門下，英才輩出，像善月、宗曉、法登等人，都是特別傑出的人物。關於逸堂，《統紀》卷十八云：

法師法登（中略），入南湖，依月堂，堂以其宿學蚤成，宜待以異禮，踰年命以懺首。嘗與論修性善惡之旨，師資道合，益用親敬。守志齋居，二十二年無異。念教門義旨，悉有撰述，世號傳錄。

由此可知，其教學研究頗盛，而且是當代權威。相傳他撰有《圓頓宗眼》、《議中興教觀》、《金鉅十義》、《教義》等書

，現存的，只有《圓頓宗眼》及《議中興教觀》二書。他是知禮學說忠實且熱切的祖述者。在《議中興教觀》中，他指出知禮所以是天台教觀的中興者，第一是因為提出別理隨緣，第二是妄心觀。如果不知如此諸說是從性具說的原理所開展，則無法掌握知禮學說的真義。如云：

四明所謂祇一具字彌顯今宗，中興其教，不在茲乎（《議中興教觀》註十五）。

由此立場而說圓頓大乘之目的的佛眼與佛智的，就是《圓頓宗眼》。到達此佛眼與佛智之道程，首先要究明心法，知道心法的體性與道理，第二要體得心遍，其次要把握性具。這是使用了湛然的由心具，經心遍，轉入性具的過程。《圓頓宗眼》計由宗眼、原心、究性、明道、窮遍、談具、所傳、三觀、正宗、修性等十章所成，亦即將前文所述的轉入過程分成十章來詳述。

首先在《宗眼章》中，言及如來之正法眼藏付予迦葉，此正法眼藏有總別二種，別者，爾前諸經；總者，即《法華經》。拈華微笑畢竟也是意味此正法眼藏《法華經》之付予，教外別傳等是荒唐無稽之謬論。達摩單傳之心印，原是佛之心要，

佛之心要是《法華經》之教法，因此達摩之心印與天台止觀就其傳佛心要而言，沒有異途。如云：

《摩訶止觀》不思議一心三觀，照此法也。（中略）達摩單傳心印，傳此法也。大哉此法，禪教之宗源乎。其流雖異，其源必同，要其所歸，亦祇一也。若逐其流，而失其源者，則不知所傳之要也（《圓頓宗眼》，註十六）。

第二的八原心章▽言及不變爲性，隨緣是心，隨染緣時，起妄念，則成衆生；隨淨緣時，顯真心，則成諸佛。然而全真作妄，妄念之當體即是眞性，因此體觀介爾之妄念無一異之分別，則知三千宛然。第三八究性章▽言及此心性是本來平等之理性，不能以善惡來規定，是一如平等法性之理，因此應究明其不變與隨緣二面。第四八明道章▽，揭示此通達心性的《法華經》開會之道，正異於世間區區小道，或爾前諸經所說，而是一實之大道，是無作無上之妙道。第五的八窮遍章▽，言及只知心具還不充分，知此心遍滿一切處，更且知不只我心遍滿一切處，一切法同樣遍滿時，即能體得天台性具說之意義。第六八談具章▽，言及知心具即心遍時，就可以說心具即色具。換言之，此即一念三千之義，介爾有一念，則三千宛然常住，

知一念即三千，三千即一念。第七八所傳章▽，言及釋尊一代教法，畢竟是在說三觀三諦，而三觀三諦之要，是在開顯不思議境。從而離妙解之三諦與妙行之三觀，雖是禪宗也不能說是稟承佛旨。如云：

禪宗雖不明乎三觀，要且不出其中。彼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直指非妙解，見性非妙行，成佛非歸源乎（註十七）。

第八八三觀章▽，言及天台三觀說相傳是以《瓔珞經》爲宗，以《大品般若》爲觀法，以《智度論》、《中論》爲扶疏而成立，然而此三觀說之義旨完全淵源於《法華經》。《法華經》雖然沒有詳細說三觀，姑且不論鈍根衆生，若是利根衆生就能領會。第九八正宗章▽，言及修成三諦三觀事理解行之要點，在現前介爾陰妄之一念，揭示此妄之一念爲解行之要所的知禮，正是由此一見解而中興天台教觀，因而應予以尊重。第十八修性章▽，言及約性而言，一切差別應泯絕；但是約修而言，有迷悟凡聖之差別，混同了修與性，聞即心是佛，即荒廢修行。進而又說並無自然釋迦、天然彌勒。言下之意，是在暗批當時的禪宗（註十八）。

以上是《圓頓宗眼》的大要。本書是從天台的立場闡述與禪宗之融會，意欲闡明天台止觀與禪之宗旨根本上是同一的。值得注意的是，逸堂在第八《三觀章》中，提到與不思議境相關的部分。亦即言及天台的三諦三觀說，根本上是由佛所說，尤其是始自《法華經》，進而龍樹予以讚說，天台予以廣說。其次立問：若是如此，何以天台於《摩訶止觀》明不思議境之修德境修相時，只揭示龍樹的空觀，而不說此三觀？對此，逸堂說明如次：

天台所說三觀，祇恐得空，諸法既空，當處宛然。不一不具，即具三觀。所以修德境中，雖但用明空，即具三也。故《止觀》於三境之後，結成三觀，意顯此矣。例如《法華三昧儀》中，明於觀法，但四句亦祇明空，便具三觀（註十九）。

換言之，逸堂認為天台用以作為修德境之修相的四句推檢，不只是空觀，而是即假即中的空觀。在此修德境之四句推檢中，三千絕不可泯滅。他是以《法華三昧儀》所說作為論據，值得注意的是，這為具相論提供了新的根據。

四、石芝宗曉 月堂門下一擲向來廣智系的消極態度，對禪、淨二宗態度改採積極，這如前文所述。相對於逸堂之

於禪宗，對淨土也進行研究的是石芝宗曉（1151-1214）。石芝宗曉的著作頗豐，代表性的有：《四明教行錄》九卷、《樂邦文類》五卷、《樂邦遺稿》二卷、《法華顯應錄》二卷、《金光明經照解》二卷等。當然，宗曉的最高目的，也是在於知禮學說的再興，《四明教行錄》就是在這種意圖下編纂的。他的著作大多為類聚研究，故無法詳細知道其實相論上之主張，但是其實類聚研究之根本立場，顯然還是在於知禮的具相論。

宗曉在學科上所戮力的，是淨土方面的研究，《樂邦文類》與《樂邦遺稿》可說是天台淨土之集大成，雖是類聚性的研究，卻留下了不朽功績。他的研究頗為著實公平，諸如《四明教行錄》，他不加上自己的批判，而是堅守著讓資料本身說明一切的态度。《樂邦文類》與《樂邦遺稿》的情形也是一樣。但是他並不是隨便地、雜亂地將相關資料收集而已，而是有意以天台學派的立場來批判淨土。例如在《樂邦文類》的序中，對《法華經》與淨土經典的關係作出如次規定：

隨機闡化故，使大小偏圓教法有殊。最後法華高會，一道無偏，開彼權乘，悉歸真實故。出世本懷，至是始暢矣。又念將來之世人根暗鈍，不能自求出離，唯彌陀本

願，取土極樂，可以權截愛河，徑超佛地故。於諸大乘經，殷勤勸往者不一。斯蓋如來異妙方便，診恤沉倫，父去留藥之謂耳（《樂邦文類》，註二十）。

由此可知，他認為如來本懷之真實最高經典，是《法華經》，淨土是為那些暗鈍的根機者所設，是釋尊望寂所遺的妙藥。此係異妙方便，無法與出世本懷的《法華經》匹敵。前文提及的逸堂雖然說與禪宗之融會，但是仍然堅持天台宗較為優越，宗曉對淨土之批判，也是持同樣態度。這是維持著廣智系的傳統學風。然而宗曉對於淨土，並不只是作為一名批判者而已。在當時禪宗中，有一部分人主張淨土是唯心，從而成為心淨則土淨的唯心淨土說，對此，宗曉在《樂邦遺稿》卷上予以論難。亦即宗曉認為《維摩經》入佛國品中，如來使令娑婆嚴淨，但是衆人不能見之，唯獨梵王能見，禪者所言的心淨則土淨，但是衆人不能見之，唯獨梵王能見，禪者所言的心淨則土淨，是否與梵王所見之淨土同一？高言心淨即土淨，但是在現實娑婆界的老病穢惡中，自身又能如何呢？因此唯心淨土只是自欺之說罷了。如云：

況當老病死苦世間違情之時，顏色與未悟者同。是則口唱心淨土淨之言，身被穢土苦之縛，其自欺之甚也。

不然，應須信教仰理，於淨土一門，擇善從而修之（《樂邦遺稿》，註廿一）。

又，禪宗從唯心淨土的立場，說心外無西方淨土，或說沒有必要於心外見彌陀，對此，宗曉認為淨土有理與跡兩方面，論理，唯心淨土無不可，但是論跡，則西方實有。禪家已心彌陀的思想雖非妄，但是良材欲令之成聖像，須加以功力，如果固執己心彌陀，直言無須佛、不要祖，則是妄斷過甚（《樂邦遺稿》卷下，入論唯心淨土有理有跡）。
註

12. 《續藏》一三一·三五八
13. 《續藏》一〇一·三四二
14. 《續藏》一〇一·三四二
15. 《續藏》一〇一·二〇四
16. 《續藏》一〇一·二〇〇
17. 《續藏》一〇一·二〇二
18. 《續藏》一〇一·二〇四
19. 《續藏》一〇一·二〇三
20. 《大正》四七·一四九
21. 《大正》四七·二四〇

阿含經的哲學思想

(四)



何世亮

十六、沈默

有一位比丘，在森林中修行，很喜歡誦經，而且常常向大眾演說佛法，更喜歡深入經藏，研究佛學，但是有一天，他突然證得阿羅漢果，從此以後，他就不再讀誦經典，不再向大眾演說佛法，只是默默地獨自修行。

有一位天神覺得很奇怪，就問他說：「你過去不分晝夜，精進讀誦佛經，而且常與大眾討論佛法，但是現在你為什麼保持沈默，不再出來為大眾演說佛法？」

這位比丘說：「我過去因為還有執著，貪求佛經中的文字，所以喜歡研究經典，論說佛法，但是我現在已經領悟阿羅漢道，發現更深奧的佛法，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達，所以我就捨離了一切見聞覺知，而保持沈默了。」

十七、修行次第

有一天，世尊告訴諸比丘說：修行佛法好像鍊金術一樣，首先堆積含金的沙土在水槽中，然後以水灌洗之，沖去小塊的泥土，然後再以水灌洗之，沖去細沙及黑土，於是就可以顯露出真金來。

但是此時的金子尚有塵垢，必須放在金爐中加以鍛鍊，用火燒熱，使其融化，除去粗質的垢穢，此時即產生所謂的生金，尚為生硬，不輕軟，不光澤，必須再次置於火爐中，再一次以火煅煉，然後才能成為美好的黃金，輕軟光澤，屈伸不斷，可以隨意鑄造成任何美麗的裝飾品。

同樣的道理，修行佛法的比丘，首先要除去粗質的煩惱，如殺盜淫之類的惡業，好像除去粗質的泥沙一樣。再來就是要消除比較細微的煩惱，如貪瞋痴之類的塵垢，好像除去小塊的泥沙一樣。

然後修行的比丘要除去人我相，不要再去懷念自己的親人及故鄉，也不應想要生到天界，應該使自己化成無我的狀態，就好像淘金時，除去細沙及黑土。

再來，修行的比丘就要除去法執，不要再執著於善法，要使心念打成一片，清淨無染，猶如生金經過火爐的煅煉，除去塵垢一樣。

最後，修行的比丘，經由一禪、二禪、三禪、四禪的三昧境界，而能證得神通，隨其心意所轉，能成就任何事，猶如美好的黃金能隨意作成任何飾品。

十八、空三昧

某天早晨，舍利弗從靜室起來，走到了世尊的住處，世尊看到了舍利弗的模樣，就對舍利弗說：「你今天看起來諸根清淨，容貌與平時不太一樣，你到底是遊戲於何種三昧禪境？」

舍利弗說：「是的！是的！我最近常常遊戲於空三昧。」

世尊說：「很好！很好！在所有的三昧之中，空三昧是最為殊勝的，在空三昧之中，修行者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也不再造作任何行業，所以能免除輪迴之苦。」

舍利弗！我過去尚未成佛的時候，坐在菩提樹下，這樣想著：眾生之所以流轉在生死痛苦之中，不得解脫，到底原因在什麼地方呢？

後來我得到的結論是：因為眾生不能空其心念，所以處處起貪著之想，執著於世間的一切，於是便產生了生死輪轉。

假如一個修行者能夠空其心念，不要希望這個，不要祈願那個，那麼自心就不會被外物牽制，意識也就不會隨著生死流轉。

以此推論，眾生之所以不能解脫生死，就是缺乏下列三種三昧（空三昧、無願三昧、無想三昧）的緣故。

了解了這個答案之後，我就立刻修習諸法，沒有多久，我就獲得了空三昧，覺悟了最高無上的菩提，因此成佛，當時我坐在菩提樹下，七日七夜，眼睛都不會動搖，由此可見，空三昧是最高第一的三昧，你們要好好修習。」

十九、福報

有一次，波斯匿王在聽完了世尊的說法後，就說：「希望世尊及比丘僧能夠接受我三個月的供養。」

世尊答應了，於是波斯匿王就差遣宮中的人在宮門外作大講堂，辦種種飯食，給與衣被、牀臥具及醫藥等，共供養世尊及比丘僧達三個月之久。

供養完畢之後，波斯匿王就向世尊說：「我曾經聽世尊說過，布施有很大的福報，布施給畜牲食物，可以獲福百倍，布施給犯戒人食物，可以獲福千倍，布施給持戒人食物，可以獲福萬倍，布施給仙人食物，可以獲福億倍，布施給阿羅漢食物，可以獲福不可計量，何況布施給佛世尊呢！更能獲得不可思量的福報，所以說，我在這三個月之中所做的功德，已經很多，很足夠了。」

世尊說：「大王！你這樣說是不對的，其實一個人所要積蓄的福報是不能限量的，因為我們在生死輪迴中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其中會把我們的福報消食殆盡的。」

還記得過去世時，我曾經是一個地主國王，當時我供養一位燈光如來及八十億位阿羅漢，我與大臣及宮女們在七萬年中，供養如來及阿羅漢們飲食、燈明、坐臥具……等，都不會懈廢，後來燈光如來涅槃了，八十億位阿羅漢也涅槃了，我又收取舍利，起塔供養，如此又經過了七萬年的時間，然後我自己才取滅度。

當時我以此十四萬年供養如來及阿羅漢的功德，只求取福報，而不求解脫生死，所以你觀察看看，這些大量的福報，在後來的生死輪迴之中，又被享用殆盡，到現在都不會留下一點點痕跡。

所以大王！不應該只求供養的福報，而應該自己身體力行，修行佛法，清淨身口意三業，親證法善，解脫生死，這樣才能獲得永恒的安樂。」

波斯匿王感到非常懺悔，自陳罪過地說：「希望世尊原諒我的過失。」

世尊說：「很好！很好！大王能夠了解到自己的錯誤，就能實行正法了。」

二十、彈琴

尊者二十億耳精進修持十二頭陀苦行，若坐若臥常行正法，若晝若夜都不休息，經行走過之處，腳破血流，沾滿整個道

路，如此努力修行，卻無法斷除貪欲之心，也不能使煩惱獲得解脫，於是他就生出了這樣的念頭：「在佛弟子之中，我算是精進苦行第一，但是現在卻不能獲得證悟解脫，做一個出家比丘，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尚未出家時，是生活在一個富裕家庭，我不如回家去，做個居士，以財物來作布施，或許還比較有功德呢？」

世尊以他心通得知了二十億耳的心念，於是就來到了他修行的地方，對他說：「你是不是想放棄修行呢？」

二十億耳說：「是的！」

世尊說：「我問你，你過去在家的時候，是不是很喜歡彈琴？」

二十億耳說：「是的！」

世尊說：「琴弦若彈得太急，琴聲可以聽嗎？」

二十億耳說：「不能！」

世尊說：「琴弦若彈得太慢，琴聲可以聽嗎？」

二十億耳說：「不能！」

世尊說：「若琴弦彈得不急不緩，那麼琴聲可以聽嗎？」

二十億耳說：「可以！」

世尊說：「修行的道理也是一樣，過度精進會造成身心疲憊，修行者就會產生退心，但是懈怠下來，也會造成邪見，所以若能調整到中道，就可以悟道解脫。」

二十億耳思惟世尊之教，很快就獲得了解脫，成為阿羅漢。

禪

海

點

滴

● 覺 蓮

吾心似燈籠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悟道後領衆修行，過著農禪生活，開田除草，一切勞役皆率先而行。黃庭堅，號山谷，爲當時知名文學家官至太史，原先頗嗜酒色，學佛以後痛改前非並發願過午不食，立志參求，後來在晦堂禪師的方便接引下，於宗門有些悟入。黃山谷有一次問晦堂，在衆多當代僧侶中，還有誰可堪親近？晦堂不加思索道：「漳州權師。」

這一天，師和往常一樣正率衆在山間開田，黃山谷和晦堂來訪，一見面黃山谷便問：「直歲還知露柱生兜麼？」師卻反問：「是男是女？」黃山谷正打算回答，師以手揮之，晦堂趕緊道：「不得無禮。」師道：「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山谷大笑。

有一回，上堂，師開示大衆：「寒山有偈子：『吾心似秋

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卽不然，且聽：『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他的同門死心和尙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寒山的偈子旨在說明自家的悟道境界亦卽本地風光，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而師的偈子則是描述悟後起修，走入人群度化衆生的榜樣。前者是以自度爲主，後者以度人爲要，自利利他，是佛教修行的兩大目標，行菩薩道者，不可偏廢。

平地掀魚蝦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俗姓彭，幼年父母雙亡，跟著三峰詭禪師爲小沙彌，記憶力特別好，一天可以背幾千字。十九

歲那年，通過試經成爲出家人，並跟隨宣秘度法師學講成唯識論，過了四年，放棄講經，而至歸宗寺親近真淨禪師。淨遷石門，師亦隨至。真淨禪師很擔心他由於執於教理反成深聞的弊病，因此，常常舉玄沙師備禪師未大徹大悟前所說的話來策發他令其起疑。但，師凡有所答，真淨禪師總是說：「你又在說道理。」如此，總得不到真淨的肯定。忽然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一切疑問冰消瓦解，乃述偈曰：

「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

對耐釣魚船上客，卻來平地撓魚蝦。」

真淨禪師見了爲其助喜。

禪門最忌說道理，而貴直下承當，說一大堆道理，不如當下體會。所以，只會說道理便以爲是，就好比釣魚客來到陸地想釣到魚蝦，那是不可能的。

而師嘗謂門人曰：「汾陽無業大達國師，一生答學者之問但曰：『莫妄想』，是謂稱性之語、見道徑門，而禪者易其言，反求玄妙，良可笑也。」（汾陽無業禪師謁馬祖，馬祖見其相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堂堂，其中無佛。」汾陽頂禮以後便向馬祖求法，他說：「三乘教理略可知曉，然而，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馬祖說：「只這未了底心卽是，更無別物。」汾陽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馬祖吼

道：「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汾陽才出，馬祖召喚：「大德！」汾陽回頭。馬祖卻問：「是甚麼？」汾陽當下領悟。因此，以後凡是有人來問法，汾陽總是答：「莫妄想！」

懷志菴主

南嶽石頭懷志菴主，講經說法十二年，有學問的人都想親近他。他自己也覺得頗有成就，因此有個想法，欲把不同的佛教宗派教義會通一處，以正一代時教。當時有個禪者問他：「杜順和尚乃賢首宗祖師，當他談到法身時，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這兩句合歸天台何義？」師竟答不出來。遂到處遊方，來到洞山，拜謁真淨禪師，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走出，淨笑著說：「浙子！（師爲浙江人）齋後遊山去吧！」師忽領悟。後來各大寺院請師駐錫，師皆不應，菴居於衡嶽石頭，有二十年的時間不問世事。曾有偈曰：

「萬機休罷付痴憨，蹤跡時容野鹿參，
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

有人問他住山這麼多年，到底有什麼心得？他說道：「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個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其解脫自在如此。

學佛與學活

一位癌症病患的辛酸與希望

鄭忠勝

最近，內人公司有位同事的先生，罹患鼻咽癌過世，留下兩名年幼稚子和好賭成性的公婆。內人告訴我，那位同事目前正爲了是否要給公婆生活費或只供給基本生活所需即可之事傷腦筋。若給了足夠的錢，深怕公公會拿這些錢去賭博，況且目前全家只靠她一人每個月兩萬多元的收入在支撐生活，負擔沉重。若是不給，又怕犯了不孝媳婦罪名。由於這件事，刺激了我的同病相憐之回憶。

一個人如果沒有把自己的身體照顧好，會時常爲這個色身產生煩惱，即使是滿腹經綸，胸懷大志，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俗話說，健康是最大的財富，一點都不差，學佛修行的人也是如此。憶起十四年前我也是癌症患者，身心煎熬，苦不堪言，

如果不是同病患者，是不能體會那種痛苦的滋味。

常人談癌色變，所以忌看醫生，深恐檢查出現毛病，承受不了。或有不正確觀念，認爲不檢查沒病，檢查了病魔群都來了。另外也有一種人，有病沒病時常往醫院跑，視醫院如自家之廚房，反正是全民健保，有病治病沒病保身，不看白不看。二者都是不健康的心態。定期做健康檢查有其必要性，身體不舒服，找醫生徹底檢查，探究出病因，然後對症下藥，減緩死亡的機律。可是爲什麼還會有那麼多人因病不起呢？難道他們的願意如此嗎？這往往不是病人「鐵齒」，延遲就醫，就是醫生誤診或是不聽醫生之建議，而錯過治癒的時機，最後造成悲劇收場。

敵人二十九歲時，就常爲鼻子的問題而到處遍尋名醫，醫生都認爲沒事，吃吃藥就會好，可是到最後才被檢查發現是鼻咽癌，當時的病情在醫生的判斷上並不算早。病情是這樣的：常鼻塞，流鼻血，尤其是早上起床刷牙時，時常從嘴巴裡嗆出血塊或帶血的鼻濃，可是無論去找中醫或西醫檢查，他們都沒有檢查出來，到最後造成左耳積水、頭痛的現象，心想情況並不樂觀，不妨再換個醫生看看吧，說不定能夠治好。當時到台南醫院去檢查，耳鼻喉科陳醫生檢查發現異常，約定隔天再做切片病理檢查，一週後報告出來了，竟然是NPC。當醫生這樣告訴我的時候，猶如晴天霹靂，等於是向我宣判死刑一樣。檢查之初，心想還年輕，不可能會長壞東西的，親人和朋友也都這樣安慰我。可是事實擺在眼前，不可能的事情竟然變成可能，像我這樣年輕英俊的美少男，而且未婚，竟然會在這樣的年紀被無情的病魔給纏上，不知不覺中淚水奪眶而出，雖沒有呼天搶地，卻有痛不欲生的心理，抱怨老天既然要生我，又爲什麼要在此時向我招手。自認從出生以來，雖然偶而有犯點小過錯，但也罪不至死呀！難道這就是人生？老天爺！這是何等的不公平啊！

悲傷歸悲傷，怨嘆歸怨嘆，終究還是要面對現實，提起勇氣。幸好陳醫生是位仁心仁術的大好人，幫我介紹到台大醫院去

治療。從此我就在台大十東病房住了將近兩個月的日子，結下不死之緣。

當時到台大放射科去做檢查的時候，黃醫師看完CT片之後，面帶既關懷又痛心的表情向我大聲斥說：「你爲什麼到現在才來，是不是又去吃中藥了，癌細胞都已經跑到腦裡去了！」原本自己以爲已經掉到谷底了，頂多治療一下忍一忍就會過去，說不定還有生還的餘地，哪裡想到情況比預期的還糟糕，簡直是掉到十八層地獄，連絲毫生還的餘地都沒有，這下子死定了，那時眼淚早已流乾，整個人猶如槁木死灰，一點生氣也沒有。事後陪我去檢查的小叔父才告訴我，那時當我走出診療室後，他還被黃醫師特地叫去罵了一頓（那是何等偉大關懷的罵呀！）。至今每想起此事，總是暗自流淚心傷，無限地感謝黃醫師，可是她老人家早在幾年前辭世了，我再也無緣讓她罵了。

做放射線鉗六十治療之前必須做很多的身體檢查和準備工作，譬如：頭頸部斷層掃描、拔牙齒、骨骼照相描繪、血液檢查：等等，單單這些事情就足足讓原本體力不支的我忙得筋疲力竭，更何況要到不同的門診去排隊掛號等待。小叔父也無耐的嘆氣說：「要醫好病的前題，病人也先要有足夠的體力才行。」記得當時前後兩次總共拔了六顆牙齒，牙醫師說我的牙床骨

頭太硬了，很像大理石一般。由於大白齒很難拔，還動用兩名醫師，拿著鐵鎚硬把上下左右四顆大白齒拔下，結果把兩邊的嘴角搓傷裂開，雙頰腫得像大豬公般的模樣，自己照鏡子一看，比馬戲團的小丑還丑。肚子餓的時候，只能用吸管喝些牛奶果汁類的流質食物，嘴巴既張不開又無法咬合，疼痛的時候還要用冰塊冷敷。傷口拆線後，晚上睡覺前還要清洗牙齒，塗氟膏帶牙套，以免因放射線治療後唾液減少，而造成蛀牙或壞牙現象。就這樣等牙床恢復後，才再展開下階段的鈷六十放射線治療。

因為我是參加勞工保險，住院只能住六人一間的病房（其實是七人房），三人房或特別病房，有公保身分的人才可以住，否則超過部分費用要自付。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的病情特殊，能夠求到一張床位已經算是相當幸運了。其他病人還一床難求呢，住院的機會都沒有。遠地來的病人只有住旅館或租房子的份，作化療的病人還得排上好幾個星期呢。

之前未曾住過醫院，印象中，總以為醫院是個很嚴肅而且陰冷的地方，少去為妙。但我第一天住進去的時候，卻一點也不覺得如此，病房裏大家都很親切，大概是同樣被病魔愛上的「天涯淪落人」吧！你一句我一句，互相交換「心得」，不分病情嚴重不嚴重，好不熱鬧，好像回到自己家裏一般。二號床的

病友告訴我：「前一任躺在你病床的那位仁兄，幾天前病情惡化，送到加護病房特別看護，聽說他昨天已經出院了，不過現在人住在殯儀館裡。」霎時內心深處開始寒顫起來，擔心他老兄晚上會不會來找我。

放射線治療是在每天早上十點，治療的時間每次不到五分鐘，那是我每天的「例行工作」。剛開始治療的前幾次，身體還不覺得有什麼異樣，但是經過幾次之後，開始反胃嘔吐，食慾減少。護理長和護士小姐每天總是不厭其煩的教我、提醒我如何做張嘴的動作，要把嘴巴張開，讓四指並列可以伸入嘴裏，越大越好，免得放射線治療後副作用，造成肌肉纖維化萎縮，嘴巴張不開，這個動作看起來很簡單，但卻相當重要。經過幾週後，喉嚨開始發炎潰爛，頭幾回還可以忍受，但是日子一久，越來越難過了，不要說是吃飯會痛，就連吞口水或喝水時，喉嚨都痛得受不了，簡直像刀割一般，每吞一口水或吃一口飯就像被利刃割一下，有時痛得連眼淚都掉了下來。醫生和護士也不時的勉勵安慰我說：「要活就要吃，吃了才有體力，要不然沒有抵抗力，那生命就沒了。」我的情況比較好些，有的病友甚至要插鼻胃管才能進食，身體憔悴得不成人樣。

頭頸部照射治療過的部位就像被太陽光灼傷一樣，皮膚會焦黑脫皮，掉頭髮。就這樣，整個人好像惡鬼一般，自己偷偷照

照鏡子一看，竟然會變成這副醜陋德性，有點恐怖又有點淒涼，令人鼻酸，悵然淚下。這種境地就和經典所描述的餓鬼道、地獄道衆生沒有兩樣，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這時才相信無間地獄一點都不假。

每週二早上，歷屆病友都會回來做追蹤檢查，整個放射科室，病人擁擠稠密，個個面無笑容，憂愁無奈。可是在吵雜擁擠中還帶點慶幸的氣氛，因為大家還能夠活著在此相會見面，恰似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情況不好的人已經不知魂飄何處，連見面的機會都沒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坐著輪椅、有的躺在病床上，擠滿了原本已經狹小的走廊。形形色色的病患，有的人身強體壯，虎臂熊腰，從表面上看去一點都不會讓人覺得他是個癌症患者。有的末期患者躺在病床上，手脚都插了點滴，鼻口還帶著氧氣罩，消瘦得剩下皮包骨的身軀和蒼白的髮絲，就像垂死之人一般。有的喉嚨被切除，脖子挖個有如銅板大的小洞，作為呼吸之用，不能說話。有的整個鼻子都被割除，明顯的露出白色的鼻骨，蓋著紗布。有的頭戴帽子，仔細端詳，原來頭髮都掉光了。有的脖子焦黑細長，用絲巾圍著，既美觀又有保護作用。種種情景，慘不忍睹。經云：「或有地獄，取罪人舌，夜叉食之。或有地獄，鑊湯盛沸，煮罪人身。或有地獄，赤燒銅柱，使罪人抱。或有地獄，使諸火燒，趁及

罪人。或有地獄，一向寒冰。或有地獄，無限糞尿。或有地獄，純飛鏃鏢。或有地獄，多攢火槍。或有地獄，唯撞胸背。或有地獄，但燒手足。或有地獄，盤絞鐵蛇。或有地獄，驅逐鐵狗。或有地獄，盡駕鐵驃。」不正是這種情境的寫照嗎？

病友和病友相見是一件喜樂的事，彼此溝通訊息，交換有無，問問最近有沒有吃什麼仙丹妙藥，或到哪裡求神問卜，彼此間沒有距離隔閡，即使是陌生也非常熱心。有的說他吃壁虎、毒蟲，以毒攻毒。有的說他吃蘆筍原汁、靈芝、白花舌蛇草。有的說他吃大陸的抗癌靈等等，不一而足。只要是標有抗癌療效的東西，從天上到地下，動物、植物、礦物幾乎無所不吃。有的也說某處有位神明很靈，專治疑難雜症，有求必應，很靈驗，說得口沫橫飛，天花亂墜，忽然間好像自己變成了高明的醫生似的。總之，讓人聽了覺得未來充滿了希望，前途一片光芒，當下忘了身受地獄之苦。

住院時，教授級醫師總會帶著他的學生到病房看病人，做上課教學，問東問西，把握機會，深恐失去這個個案。抽血是很平常的事，大小針管幾乎每週都派上場。有時還會有傳教義工來關懷，送些書籍結緣，說你現在想什麼上帝都知道，要相信上帝。有時院方還會發問卷調查，從住院到出院，前後收到的問卷不下五次之多，可是所問的內容幾乎千篇一律，難道用這

樣有限的資料就能統計歸納出癌症的真正病因嗎？我想簡直設計問卷的人才是真正的病人。

隔房有位七十幾歲的老人，是位癌症末期患者，農曆年前就已經住院了，一直都是他的老伴陪著，無論吃飯、穿衣、大小便溺，甚至翻身拍背都要她來幫忙。除夕過年時，病房裡的病人都請假回家團圓，只剩下他們兩位老人，病房就是他們年夜圍爐的地方。因為他們住院已經很久了，每當有人問他們何時要出院，那位老太太總是回答說：「明天！明天！」再看看她躺在病床上老公的病情，哪裡明天就能出院，最好是不要出院還來得好些。其實大家都知道，他已經希望渺茫了。明天就要出院這句話，無非只是討個吉利，求點希望罷了。

另外有位年輕病患，進進出出已經住院好幾次，是他年邁父母輪流照顧他，太太還很年輕，長得標緻清秀，在家負責照顧兩位小孩，其中一位幼子剛學會走路。每次這位太太來看她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時，我總發現她獨自站在走廊上，面對著窗外暗自垂淚悲泣。過了幾天，我再也沒有看到他們了，打聽一下，原來那位病人已經不在人間。

有位從中壢來治療的同房病友，是佛經形容眾生「志性無定，習惡者多，其性剛強，難調難伏」的典型例子。他在大同公司服務，喜好購買愛國獎券，每次一買就是好幾十張，如何選號碼有他一套理論。有次他去理髮時，被理髮小姐發現脖子

長了一顆像鵝卵大的腫瘤，經醫生檢查結果判定是鼻咽癌，醫生告訴他要用放射線治療，可是他堅持不肯，所持的理由是：他所看過接受這種治療的病人，過程都很痛苦淒慘，而且不一定能成功。不肯接受醫生及家人的建議和勸告，到處去尋求密醫和偏方，可是病情並沒有改善，每況愈下，腫瘤越來越大，癌細胞甚至轉移到脊椎骨了，最後不得已，又回來找原主治大夫治療。這位病友個性倔強，在治療期間每天還念念不忘他的愛國獎券，還能滔滔不絕講出每期的「牌經」，全然不把病情當成一回事，忘了自己已經走到鬼門關前，黑白無常早已在那兒等著他。兩個月後，我出院後再回診時，看他老兄已消瘦得不成人樣，插著鼻胃管，頭髮斑白，身形消瘦，臉色蒼老，幾乎講不出話來，再也看不出他「往日雄風」。心想他老兄是否還有心情再買愛國獎券？不知今日的他是否仍然健在，但願諸佛菩薩慈悲保佑他。

我家務農，母親不識字，她聽到我鼻子長了壞東西，一直都不敢相信，到處問神卜卦，從保生大帝、天上聖母、中壇元帥，到五府千歲，他們都一致說我平安無事。所以聽到我要住院，她都一直持反對意見，始終堅持不肯讓她「鐵齒」的兒子到台大醫院去。可是我還是寧願相信醫學，身體好壞結果最後還是要自己承擔，別人無法替代。在治療期間，爲了這個愛子，她老人家不遠千里，一大早四點多鐘，搭著當時流行的O303

巴士到台北來探望這個兒子。很難想像，一位不識字的鄉下老婦人，竟然也能夠獨自搭車到台大醫院。媽媽說：「保生大帝聖誕那天，千千万萬一定要請假回家拜拜，祂會保佑你平安無事的。」每次想起此事，總不禁涕淚縱橫，父母恩重難報啊！

電療一個月後，要休息一星期，因為到了這個階段，一般來說，病人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幾乎不堪再支持下去，所以必須休息一週，稍作休息調養，然後再繼續下個療程。自從我住院的消息傳出後，大學同學、公司同事、親朋好友，迢迢千里，帶著大包小包的保健食品到台大來探望我，讓我非常感動。但是此時的我，容顏憔悴，身體虛弱無力，親朋好友既已來到醫院探望，不好意思閉門不見，勉強振作精神，跟他們說說笑笑，可是又怕說話聲音太大，打擾到別人的安寧，於是硬撐著身軀，帶著他們走到病房走廊閒聊，感謝他們的關懷。

經過三十六次的電療後，醫生告訴我說可以出院了，我非常高興，好不容易等到這一天，終於解脫了。可是自己還有點懷疑，因為別人大都要四十幾次的電療，甚至有的還要追加化療，為什麼我只治療這麼少次呢？醫生說：「你已經不能夠再電療了，你的病情跟別人不一樣，再電療下去，連腦細胞都要死掉。」當我要辦理出院做最後檢查時，另外一位放射科醫生又再告訴我，「你的癌細胞已經跑到腦顱了，所以不能再電療了，好好照顧自己。」霎時我非常傷心，痛心疾首，就像剛燒

燼的木樑，又被澆上冷水一樣，絲毫希望都沒有，這時整個人像是死灰槁木一般。只好和陪我辦理出院的弟弟，黯然地步出傷心的診療室。

辦理出院時，護士小姐會再次做身高體重等身體檢查，比較住院前後體重變化情況。住院前的身高是188公分，體重六十六公斤，出院時體重六十四公斤，只瘦了兩公斤，比起其他病友瘦六、七公斤，甚至瘦十幾公斤，自己覺得還有點滿意。護士小姐說，我的情況比其他病人還好，當我向二弟說時，他跟我講：「你已經夠瘦了，瘦得不能再瘦，只剩下皮和骨，我自己瘦了四公斤呢！」此時自覺慚愧不已，自己生病，家人也拖累不少。

回到家台南鄉下老家時，看見家裡的觀世音菩薩（親愛的母親）早已在門口等著，她先帶我到客廳去，向保生大帝拜拜上香，感謝祂顯赫神威的保佑，可憐我這「黑肚蟲」。媽媽還特地準備了一碗清水和一張求來的神符，上香後將神符化火放在那碗清水裏面，指示我喝三口，祈求神明消災解厄，保佑我平安無事，永離病魔的纏繞。

回家休養過了兩、三個禮拜，喉嚨發炎情況漸漸好轉，可是嘴巴唾液減少的情形一直都無法收善，醫生說這是沒辦法的事，只好忍耐。因此，每當我外出時，身邊總是不忘帶著一瓶開水，吃飯時也必需一口白飯、一口開水才能吞嚥。如果開水

喝得不夠，胃會絞痛，這種因放射線治療的副作用，到現在都一直還困擾著我，這豈不是餓鬼道的衆生之報嗎？

放射線治療是非常「霸道」的治療方法，無論好、壞細胞一律「殺無赦」，因此副作用也非常多，經照射過的皮膚像似被太陽灼傷一樣，焦黑脫皮，不過這種情況還可以恢復；但頸部汗腺及唾液腺壞死，就難以復原了。唾液腺受損，尤其在吃東西時，因為唾液分泌減少，造成吞食困難，必須佐以茶水才能下嚥，聲音同樣的也會沙啞，但不是很明顯；頸部也必須特別注意，千萬不可受傷，否則很難治好。

女友自幼初一、十五念佛茹素，看到我受這樣的折磨，非常難過。她建議要帶我上寶來妙通寺禮佛。妙通寺周圍的環境，景色優雅，空氣新鮮，對身體有幫助。我們一起搭公車上妙通寺，知客師父非常慈悲，熱心介紹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的殊勝功德，每天持誦能夠驅除病魔消災延壽。大雄寶殿西側迴廊也有大悲咒水一桶，供信徒飲用，我也跟著喝了一杯，那時只覺得通體清涼舒暢，猶如甘露灌頂，沐浴全身，實未曾有。回家時還不忘請了一本藥師經，從此每天持誦，希望病情好轉。

出院後第一年，每個月必須回院作追蹤檢查，記得第一次回診時，從台南必須搭早班四、五點鐘〇303巴士北上，由於身體尚未復原，體力不佳，四個多小時車程累人，故從第二次

起改搭飛機。別人搭飛機不外是老闆級的來往生意人，或者就是要去旅遊的客人，那是一件多麼快樂的事。反觀自己生平第一次搭飛機，竟然是要去台大醫病，不禁感嘆唏噓。有時買票客滿劃不到機位，還得請人關說，想不到醫病不但要有閒、有錢，還要有權才行。

生病期間，我深深體會到經典所說的無常、苦、無我及解脫之法義。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聖弟子如是觀者於色解脫，於受、想、行、識解脫，我說是等解脫於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經又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色不知、不明、不斷、不離欲，心不解脫者，則不越生、老、病、死怖。如是受、想、行、識，不知、不明、不斷、不離欲貪，心不解脫者，則不越生、老、病、死怖……。」

色身隨緣變化，我們只有使用和保養的權利，真是「身不由己」。病情發生至今經過了十幾年，世事難予預料，那些曾經來看我或間接關心我的親朋好友，已有某些人不在人世了。當時他們認為我這些年輕就得了惡症，還為我惋惜感嘆，可是萬萬沒想到他們竟先走了一步離開人間，自己是何期不幸中的大幸，不幸的是在萬分之一的機率中被病魔看上，大幸的是又

能從病魔掌中脫離。

細胞會癌化，當然也可以「度化」，有人說要抗癌，但我始終以調伏的心態來對待這個叛逆之徒。癌症治療存活十幾年是很平常的事，不困難，爲了讓同病患者，也能脫離癌症痛苦的折磨，謹提出個人親身體驗之淺見供參考：

一、心理方面：

- 能看得開，放得下，不要執著，保持愉悅的心情，千萬不要爲了賺錢而忘了身軀。有的人認爲人生就是工作，不工作人生就沒有意義，可是沒命又怎麼去工作呢？
- 親情最難割捨，要建立自他兩利的生死觀，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即使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也要面對現實，勇敢承擔。
- 靠自力及智力，神力和他力「不可說無，但說有也不對」，僅供參考。不要相信密醫或神醫的偏方，每個人的病情體質不同，有病要找專業名醫，多和醫生溝通、交換意見，不要馬虎，找出真正病因病灶，依照醫師指示治療。最怕的是誤診喪失重要關鍵時刻，把握時機，不要放棄。
- 治療後可以再繼續工作，不要失去信心，但也不可過於勉強，保持活力、精力，去除心理障礙。
- 不要把病情推給神明或自己的祖先。有的人一發現自己得了癌症，便到處求神算命看風水，甚至怪起自己死去的祖先親人，連他們的屍骨也不放過，不惜幫他們喬遷或超渡，這似乎把他們當成五逆十惡之徒，身墮地獄，值得深思。找尋正

確的醫療途徑，才是明智之舉，其他旁門左道只是「無中生有」徒勞一場而已。

- 相信因果業力，不要殺害衆生（包括自裁）。
- 最好的方法是獨一靜處，或於樹下林間，或於空曠露地，或於閒房空間，專精禪思，住不放逸。體悟「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之法要義理。

二、生理方面：

- 治療期間不要忌口，要忍耐，身心要鬆、柔、明覺。
- 定期回診，按照醫師指示做好身體保養。鼻子容易結痂，要找醫師清洗，頸部及牙齒尤其要緊，馬虎不得，要有耐心，持之以恆。
- 要活就要動，太極拳、外丹功之類的柔性運動是不錯的選項。但運動前後要特別注意熱身和保暖，千萬不要受風寒感冒或其他運動傷害。否則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 聽梵音或古典音樂，培養寧靜的心靈，不要胡亂吵鬧。別忘了癌細胞是可以「調伏」的。
- 檢討過去食、衣、住、工作習慣、生活作息、及種種嗜好，適度調整，保持最佳狀態。
- 癌症不是絕症，只要早期發現治療是可痊癒的，可是偏偏衆生愚癡無知，病情才會惡化變成絕症，含冤而死。最後，願一切衆生悉得大智慧，永離苦海。

南無佛陀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

一介草民遊行宮

雲庵

九月二十一日藉著到北京的因緣，利用一天時間，到了承德市滿清皇朝的行宮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群一遊。

由何願意花來回七個小時至行宮一遊。固然起因對於大陸秀麗山河有欣賞興趣兼以對避暑山莊與寺院群的外八廟與佛教有關。此二誘因久久儲存心底。既然再次得到了北京的機會，豈可再次失之交臂。

聽司機的建議，愈早出發愈好，二十一日當天，起了個大早，匆匆裹腹，六點就上路，九點半便已到了山莊。山莊門口，有數位當地的導遊延攬生意。我們不想花了錢，還得受時間限制，喜歡自個兒愛逗留多久，就逗留多久，走走停停，隨自己

意。不過也不小心，或有或無聽了其他導遊的介紹，加加減減貫穿，也就了知半數了。

康熙朝平定三藩（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之亂，為清所滅），解決西南邊疆問題，平定准葛爾叛亂，以及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於政治、經濟穩定之後，為了鞏固統治地位，康熙選擇了水草豐美，依山傍水，氣候宜人的熱河上營這地區建造行宮。時間從一七〇三年至一七九二年，康熙初具規模，經雍正到乾隆擴建，總共花了九十多年時光。

最初僅是皇帝北巡中休息場所，是一座普通的行宮，低矮的圍牆與山莊的作用基本相符。隨著清朝皇帝北巡逗留在山莊的

時間愈來愈長，除了狩獵之外，還加上處理朝政。康熙按照「身居九重，至高無上」的思想，重新修建威嚴肅穆的九進宮殿。

真正是一座庭院深深的皇家御院，這是古代天子身居九重的傳統。利用門、殿、屋的分割，建立了九進院落，來顯示皇權的至聖至尊。主體建築建立在中軸上，依序爲正門、宮門、午門、澹泊敬誠殿、四知書屋、萬歲照房、煙波致爽、雲山勝地樓、軸雲門。現在這正宮已辟爲避暑山莊博物館，陳列著清代遺留下來的宮廷文物，淋漓滿目，真是令人目不暇給。

正宮修建完工，重新修建了與皇宮相稱的高大宮牆。這宮牆堪稱世界最長的虎皮宮牆，是與市民阻隔開來的屏障。在威嚴的時代，市民想闖過這一道宮牆不但可能，還可能遭殺頭之罪。如今隨著清政權的傾毀，代表威權的這道宮門宮牆，雖存如亡，只要花五十元人民幣，就可跨進這道深宮之門。我等一介草民，今天已跨越了二百多年前的禁地，如同康熙乾隆當年遊行宮的自在，儘情地瀏覽山莊的一切。

這座世界級的皇家園林，被當今政府訶護有加。這是一處絕對保護區。現今避暑山莊與周圍的寺院群，於一九九四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爲世界級的遺產，承德市財政再怎麼困難，也需撥款補助修繕。看，周圍都沒有屋宇比宮牆門樓高出的建築物，附近市民的屋宇訂定不得高出宮牆的限制，靠近山莊處

也不得設有污染的工廠，工廠必須遷移城南很遠地區。

之所以建立避暑山莊及周圍的寺廟群，它不是單純的園林與寺廟。它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康熙即皇位後，奉佛教之黃教爲國教，採取「因其教，不易其俗」和「俗習爲治」的政策，以增強和邊疆各民族之間的團結，以鞏固邊防。

※ ※ ※

乾隆二十年到四十五年（1755-1780年）約十五年間，繼康熙修建溥仁寺，溥善寺之後，又修建了十二座寺廟。其中九座是黃教寺廟，有普樂寺、安遠廟、普佑寺、普寧寺、須彌福壽之廟（班禪行宮）、普陀宗乘之廟（仿西藏布達拉宮）、殊像寺、廣安寺、羅漢堂等。三座漢族的文廟、武廟、城隍廟。這是清朝爲了鞏固統治地位，拉攏漢蒙藏宗教的手法，美其名爲團結漢蒙藏民族，實際上是遂其統治的目的。

上面明言周圍寺廟有十二座，爲什麼又稱它爲外八廟？因爲其中八座寺廟住有喇嘛，歸北京理藩院喇嘛印務處管轄，在京師設有八處「下處」（辦事機構），并地處塞外，故統稱爲「口外八處」或「外八廟」。這些寺廟群，於今惟普寧寺住有大約七八十位蒙古籍喇嘛。故我等祇參觀了普寧寺與班禪行宮。

曾於前年在菲律賓賓碧瑤普陀寺與普寧寺副總管載林相遇，交談中知道他是蒙古籍喇嘛，住於承德外八廟。早聞其名，不會

親見的外八廟，今天終於有緣一睹。

由於事先得知外八廟，只有一處住有喇嘛，但不知道是那間廟宇，當司機先生將我們載到小布達拉宮時，第一個念頭就想：到是否住有喇嘛，一問之下，此處沒有喇嘛住，普寧寺才有。請司機先生掉轉回頭，上普寧寺去。普寧寺，它是仿西藏三摩耶廟即西藏桑蔭寺，是印度古代高僧蓮花生在西藏講經說法的地方。

桑蔭寺又傳說是唐朝金城公主的兒子赤松德讚繼任藏王後，崇尚佛教，仰慕唐朝文化，即按印度的飛行寺建造了桑蔭寺。而乾隆因厄魯特蒙古各部下的支持平定了准噶爾的割據勢力。爲了報答並尊重蒙古民族的信奉傳統佛教，仿西藏三摩耶廟桑蔭寺建立普寧寺，實際上也是有他的政治意義。

普寧寺，一般均稱大佛寺，因其寺內「大乘之閣」中矗立著世界最大的木雕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高23.511公尺，腰圍15公尺，比起北京雍和宮高18公尺的彌勒菩薩，多出了五公尺。其重達110公噸，僅頭部就有五噸重。用木材120立方公尺，採用了松、柏、榆、椴、杉五種木材製成。這裡略微介紹北京雍和宮的木雕彌勒菩薩。此彌勒菩薩供在雍和宮的萬福閣，埋在地底8公尺，地面上佛像高18公尺，寬8公尺，用一棵總高26公尺的白檀木雕成。是七世達賴喇嘛以重金從尼泊爾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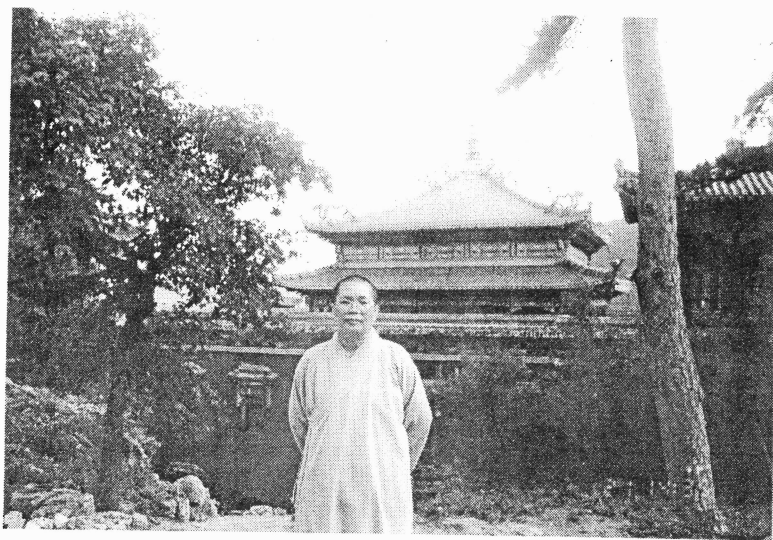
獻給乾隆皇帝的。這尊彌勒菩薩與一般大肚彌勒雕像不同，頭戴五冠帽，身披瓔珞服。我等一行在此繞行三匝，聊表誠敬。

普寧寺觀音塑像之高大，高得很勻稱，不笨不拙。俗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這尊觀音菩薩，叫我這博地凡夫引領企盼，翹首瞻仰。矮小衆生高不過其膝，如嬰兒之附著於母親，娑婆世界的衆生就是這麼渺小呢！目連尊者欲試如來音響，展現神通到光明旛國土，站在光明王的鉢延上，被彼國土菩薩看成是一隻小毛蟲。光明王說那不是小毛蟲，他是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的弟子，神通第一目犍連。觀音菩薩當然不會將我等衆生看成是一隻小毛蟲，就怕那些未得道的放逸弟子。

※ ※ ※

由時已久遠，印象模糊，但依稀記得承德有一座金頂寺廟。打聽之後，是在班禪行宮。班禪行宮就是須彌福壽之廟，外八廟之一，沒有喇嘛駐錫。說起它更有來頭分量了，它的誕生是這樣的：

乾隆七十大壽那年（1780年）西藏政教首領六世班禪，自願率領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堪布及高僧百餘人，隨從僧俗官代表二千多人，浩浩蕩蕩，從後藏札什倫布寺出發，欲到避暑山莊向乾隆祝壽。時間是一七七九年至一七八〇年（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至四十五年）。走了一年的時間，到達承德避



班禪行宮的金頂寺廟

暑山莊。在乾隆的萬壽節慶典時，班禪向乾隆施無量壽佛大灌頂，並敬獻金鈴、金佛和金杵。由於班禪等藏族領袖，出於自願，非招致而來。乾隆龍心大悅，不但熱情招待，更撥巨資用一年多時間，仿照後藏札什倫布寺修

建了須彌福壽之廟，作為班禪在承德期間居住和講經處所。

後來班禪應乾隆皇帝之請，命他的弟子羅卜藏敦珠布率班弟等二十人，留下住持須彌福壽之廟，傳授後藏的經律，挑選120名內地喇嘛隨從學習。據史料記載，乾隆年間，此廟有喇嘛37人。而今卻無一人居住。

外八廟的佛教氣氛於今不復存在，存在的只是可觀的門票收

入。假設這八間廟一一進入參觀，則大約需要人民幣一百五十元，合台幣六百元。當我二人進入普寧寺，畢竟是有出家人住的寺院，不必門票。當我二人欲入班禪行宮，有了這樣的對話：

雲以試探語句問：吾二人需要門票嗎？

收票員曰：當然需要門票。

雲曰：方才到普寧寺不收出家人門票。

收票員曰：此地沒有出家人住，你們雖是出家人，照樣要門票。爲了一睹金色頂，了卻多年的夢境，不得不妥協買票。真是窩囊，當年康熙，乾隆蓋廟是給出家人住，如今落得出家人進入寺院還得花錢買票，這是什麼樣的宗教開放尺度，只是爲了觀光創匯嗎？

下午三點多離開承德市，途中突然下起大雨來了。乾隆年年來山莊狩獵與處理朝政，對這裡的氣候已然清楚，有幾首詩提到晚上下雨，白天天晴的情況。隨拈一首：

夜雨朝晴行路宜 廣仁嶺過衆情宜

山莊避暑上皇合 御騎習勞子弟隨

詎爲耽吟智仁樂 每勤示政乾宵爲

更思秋彌多年罷 家法繩承莫怠之

好個夜雨朝晴行路宜，雨神也真照顧遊人，來得不遲不早，令我們順利行宮遊。

以省略，喻支可於行者內在悟，不必宣說出來。

然爲他比量是立論者要開悟他人的論證活動，因此不能一下子就將結果說出，因爲結果是待證的，有待因、喻之推理而得出。又爲何要把喻立於因前呢？因爲喻支先把「因」與「所比義」的相屬不相離關係彰顯出來，復通過「具足因三相之正因」，則可推論出宗支，唯宗支可由他人自己從喻、因而得領悟宗，故宗可說可不說。

爲他比量的論證形式完全同於三段論式，喻、因又分別符合大前提與小前提，今以符號邏輯 (Symbolic logic) 的肯定前件 (Modus Ponens) 來說明：

1. $P \rightarrow Q$
2. P

3. Therefore Q

1 ~ 3 的順序完全與爲他比量的順序相同，唯因明考慮到爲他與爲自的情形不同，故論證順序也就不同，這一點倒爲亞氏邏輯所疏乎。

二、異處

雖然因明考慮到爲自與爲他的差異，但亞氏論證形式總離不開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的形式。狹義因明也就是離不開宗、因、喻的形式，只是順序上是有變動。發展的西洋邏輯學中，以 Copi 的 *Introduction to Logic* 爲例，若句括量詞規則，論證形式達到了二十三種之多，廣義因明，亦不祇一種，未若西洋邏輯勤耕“一片荒漠”不禁令人心寒。

當然，因明也有勝於亞氏邏輯之處，亞氏僅保證論證形式的必然性，這麼一來，結論之外延無法突破前提，則無新知識的可能，康德稱之爲分析命題。相反地，綜合命題使外延超出前提，新知識才能誕生，方法則爲培根說的歸納法，歸納法在今日的科學與數學裡運用得相當廣泛。因明之可貴就在於它兼有分析性與綜合性，以因明具有嚴格的論證形式故，具分析性，雖然它不像分析命題有必然性，卻有概然性的真，這促使綜合性的新知識誕生。爲此之故，同一命題在佛教內部，可以被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宗因喻加以論證，它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所以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辯論；如果它是一個封閉性的系統，那它僅有一種可能，沒有辯論的可能性了。因此，西藏之辯經，其辯論過程須是開放性的，否則就沒什麼好辯的了。由於開放性的緣故，因明往往能推論出古人未曾想過的宗支，這也就成了新知識與新的討論議題了。

三、結論

生爲現代人，可以同時見到印度與西洋所開發出來的邏輯觀，實是一大幸福，我們可以應用之而使生活變得更加有條理，做起事來，符合理性，不落於感情用事。活得理性，不代表冷血動物，相反的，因爲有理性的準則，做任何事時，判斷容易正確，一針直探深淵。於思想上，可使智慧變得更加犀利，講出的每一句話令人難以反駁，此乃因明與邏輯之賜。

試述因明三支與西洋三段論法之異同

• 大寂

一、同處

所謂因明支，即宗、因、喻，由陳那菩薩改良正理派因明與古因明的五支（宗、因、喻、合、結）而來。改良後的三支，與西洋三段論的形式幾致相同，唯次序稍有不同，舉例如下：

三段論法：

前提 1：凡人皆有死。

前提 2：孔子是人。

結 論：孔子會死。

其論證形式（argument form）可用符號表達如下：

M is P.

S is M.

S is P.

同樣的例子若以因明三支表達，依《正理滴論·爲自比量》則爲：

宗：孔子會死。（S is P.）

因：是人故。（S is M.）

喻（可略）：凡人皆會死，如蘇格拉底。（M is P）

若依同論的〈爲他比量品〉，則爲：

喻：凡人皆會死，如蘇格拉底。（M is P）

因：是人故。（S is M.）

宗（可略）：孔子會死。（S is P.）

何以爲自比量與爲他比量的排列次序不同，而且可省略的「支」也不同呢？因爲爲自比量純粹只是行者內在的推理求證活動，所見所聞是一「結果」之現象，這即是宗。爲了推求現象之真假，故進而於內心加以論證，然內在的思緒活動必相當快速的，往往只需推出「因」，喻體與喻依馬上就能「證境親明」，以喻依隨時可於現量中得故，喻支可以舉出，也可

八十九年十月份會務報導

(會訊第230期)

捐款芳名錄

(總計 陸萬捌仟零伍拾柒元正)

叁仟元：王中孚 徐鈺銓 陳炳耀

貳仟元：王直卿

壹仟伍佰元：徐淑媛

壹仟元：安定鄉同學會

妙 貞 李林卿烟

李雪梨 林枝章

張秀鶯 傅冠智

侯漢洲 黃鈺卿

陳政宏 陳政維

陳怡青 陳文宗

陳榮璧 陳楊秀鸞

陳文祥

陸佰元：方偉綸

伍佰元：修欣打字行

香 德 釋悟福

傅冠盛 吳燕靜

黃貴美 許瑞吟

許榮一 陳永漢

陳廖恨 陳俊弘

顏高盛 宋淑貞

江柏興 康廖來嬌

肆佰元：李幸芬 林連佛

陳其彬 陳明吉 顏高龍

叁佰元：王玉治 林世豐

張錦碧 鄭海英 鄭海蓮 韓立銘

莊寶治 郭春瑾

吳美樺 黃大根 黃柳英 石大德

石宛玉 石富元

石馨文 石修誠 石博仁 石智仁

石正雄 陳聖道

陳秀月 楊淑敏 邱姿嘉 羅文秀

貳佰伍拾元：

釋香林

李耀斌 李奇蓓 李文哲 廖粹華

葉滄霖 葉桂昇

壹佰元：王肅瓊 王靖君 王佳琪 王文琳 王愛玉 王滿足

貳佰零柒元：

王芳章

貳佰元：靜 慧

道益師

妙 善 王黃素梅 李海水 李錦菊

李春生 李朝福

李幸珍 李宗龍 李桂雲 李素美

林美辰 林俊良

林融唯 蔡錦雀 蔡郭雀 徐國清

孫寶潼 孫施麗貞

邱郁潔 韓麗玲 韓慧玲 郭夏碧

郭阿英 郭烏格

郭鍾朱秀 侯明秀 侯坤隆 侯坤成

侯梅雲 侯梅雪

侯燦榮 侯鈴朱 吳新長 吳春梅

89年10月份收支明細表

收	上月結存	\$127,259	90
	本月收入	\$ 68,057	00
入	收入總計	\$195,316	90
支	教育文化支出		
	福田雜誌第172期印刷費用	14,200	00
	福田雜誌郵寄費用	5,617	00
	劃撥代金手續費	80	00
	供養法師(他寺)	6,000	00
	口足畫藝	2,000	00
出	濟助支出		
	洪樺 燮 2,000 00		
	洪樺 樺 2,000 00		
	洪蔡 金 2,000 00		
	吳陳 霞 2,000 00		
	陳王 智 5,000 00		
	洪鐘 清 5,000 00		
	程水 慶 5,000 00		
	張清 隆 5,000 00		
	支出總計	\$ 65,897	00
	本月結存	\$129,419	90
	收支比較	96.8 %	

會長：顏高龍
副會長：鄭海英
孫申娥

會功德福田寺然湛

10月份救濟事蹟

1. 陳霞珍女士：住南縣永康市成功路四十六巷八十五弄四號五之二。案主於八十四年經人介紹由大陸至台，取得身份證並與其夫結婚，但經共同生活後，方知本身患有精神分裂症，而至醫院治療。由於案夫為退休榮民，原期望老年有伴，現在卻需要照顧案主，故生計已困頓，本會予以協助生活、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2. 王智富先生：住高雄縣路竹鄉大仁路二二七之二號，四十五歲。案主於八十五年時與妻子不知何因離婚，開始於社區中遊盪。因其妻與子不知去向，且未再與家中有連繫，今送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由於案父、母相繼中風不良於行，小弟十多年前已因車禍去世，大弟對案主十分敵視，不准家人與其互動，亦不許其父母關心，故本會予以協助生活、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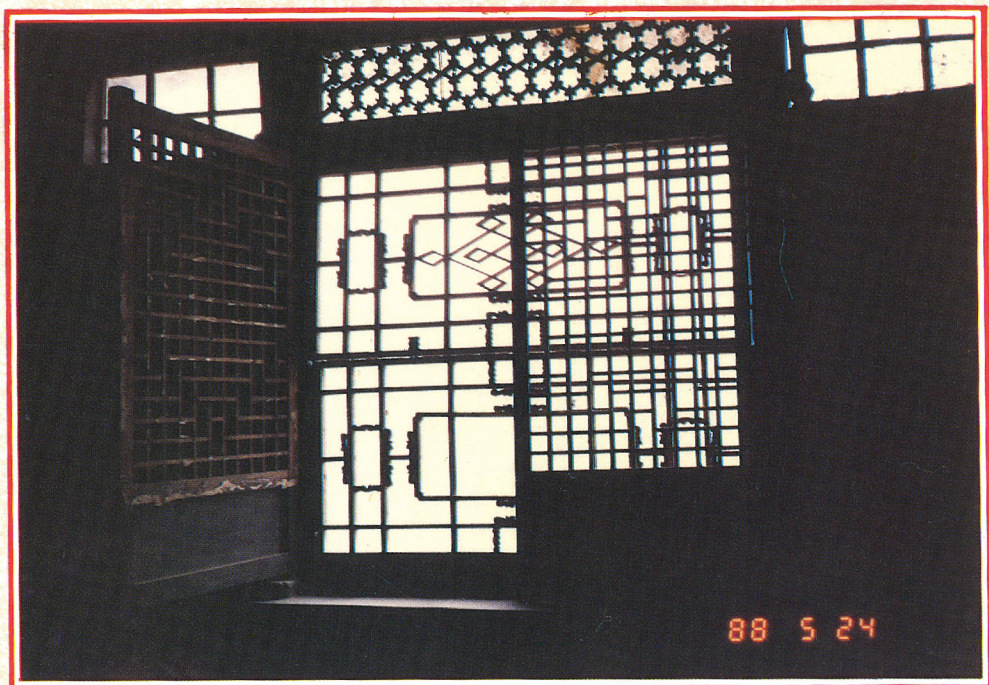
3. 洪清天先生：住南縣新市鄉可口街四十六號，四十八歲。八十三年因病至成大及高雄長庚治療，經診斷為躁鬱症，原健康狀況即不佳，曾因十二指腸潰瘍，致切除十二指腸及 $\frac{2}{3}$ 之胃。而案主家因財產事宜互不往來，案父已去世，案妻與女兒亦皆患有憂鬱症，故家中生計端賴長女任實習老師維持，故本會協助生活、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4. 鐘水美女士：住南縣仁德鄉中清路二五五巷十三號，三十七歲。案主於二十四歲時發病，送至高醫經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其夫亦於八十一年時因意外身故，現有一子8歲。雖兄弟姊妹感情佳，但因各自成家，且目前案父中風住安養院，支出頗多，故對案主之協助有限，本會予以協助生活、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5. 程慶隆先生：高雄縣湖內鄉中正路一段五一三巷四十三弄八號，三十五歲。案主自幼即因生病發燒傷及腦部，智能不足，其姊及弟亦分別患有重度憂鬱症，而案主近期常因不正常行為出現頻繁，而送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因家中多殘障人口，父母亦已年邁，無力謀生，故本會協助生活、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6. 張清雄先生：住南縣新營市延平路一四〇巷五十六號之四，六十一歲。案主為低收入戶，且自十八歲起癲癇發作，身體狀況日漸不好，近年來更因頻發作而不良於行，又會攻擊旁人及吐口水。案主本由其姊照顧，但因案主會攻擊人，致使其二姊家人不希望其探視，故現是一人獨居中，由於生活無法自理，所以陷入困境中，故本會予以協助生活、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7. 本月固定幫助戶：洪樺爨先生、洪樺煥先生、蔡金季女士、吳蔡怨女士等，以上各貳仟元整。



故居之窗

• 贈 閱 •

■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 佛曆三〇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 發行人：聖 禾

■ 編輯：雲 庵

■ 電話：(06) 2 2 2 8 5 1 8

■ 社址：台南市70019忠義路二段38巷8號

■ 郵政劃撥：0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 印刷廠：南功美術印刷廠

(台南市健康路209~4號)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省誌字第991號

■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2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